
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王保忠 窃玉

《《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王
保
忠
著

窃 玉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窃玉 / 王保忠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1.11

(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310-7

I. ①窃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4103 号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BAINIANYI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

窃 玉

Q I E Y U

王保忠 著

责任编辑 杨 了 张庆宁

整体设计 袁银昌

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mm×920mm 1/16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70 千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310-7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蒙	刘海涛	江曾培	汤吉夫
陈建功	郑宗培	桂晓风	雷 达



王保忠 作家。1966年生，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县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现在山西省大同县文联供职，担任大同市文联副主席、大同市作协副主席、小说研究会会长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银狐壩》《男人四十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《尘根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散文随笔集《家住火山下》，多篇小說曾被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小说选刊》转载，并收入多种选本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第十四届《小说月报》“百花奖”、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。

总序

《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》编选者邀我作个序。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，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，就是为其鼓与呼的，现不妨摘录于下，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。

尽管人们可以对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。

它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

因而，它是一种眼光，一种艺术神经。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，一种一针见血、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。

它是一种情绪、怅惘、惊叹、留连、幽默，只此一点。

它是一种智慧。简练是才能的姐妹。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。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：不想强加于人，不想当教师爷，充分地信任读者。

它是一种语言，举一反三，一以当十，字字千斤重。

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，并不窘迫，并不寒伧，肝胆俱全。

它是谦虚的，它自称微型，自称小小。

它又是困难的，几百字，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，无法搭配，无法藏头露尾，无法搞障眼法。

它是一种机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！命运啊，这一生，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“微型”呢？

王 蒙

2011年9月26日

目 录

教育诗	1
奶 香	5
我和一个弹肖邦的女人	9
北京人	12
窃 玉	16
一丝不挂	20
最后的赌注	24
耳 环	29
八十岁等你来娶我	32
化妆盒	37
你的小腹像宋词一样精致	40
手 机	44
最后的盯梢	48
放 火	51
村人就像瓜一样	55
典 型	59
我都唱了些什么	63
香格里拉	67
纵火案	71
报 复	74
材 料	78
校长的帽子	82
水	85
土 床	87
送 粮	90
小亲亲	94
老实人	97
爱情行为	100
年 市	103
关于厕所	106

村 长	109
吃 请	112
夜晚的快乐	116
职业证人	120
假 牙	123
五角理发铺	127
原来如此	130
阴差阳错	133
良心发现	136
拍电影	139
甜蜜的事业	143
看电话的女人	146
花花肠子	149
女 贼	152
行为艺术家	155
友情客串	158
对台戏	162
苦 药	165
职 责	168
国庆奇遇	171
长大了当个马老板	174
劳模的小品	177
电梯上	180
午夜来电	183
让我给你敲一敲	186
甜蜜的惩罚	189
再来撞我一下	192
该出手时就出手	195

教育诗

男人和女人都没睡着。

女人翻了一下身，听得男人出了声，没睡着？女人不吭声，肩头却一耸一耸的。男人迟疑了一下，你，你哭了？伸出手想揽一揽她的腰，却遭到了拒绝。男人就知道女人真的生气了。男人想，还是说了吧，把一切都跟她说了。可是该怎么说呢，说了后女人会怎么想？

你，是不是看上了那个女同事？女人止住了抽泣问道。

男人摇摇头，怎么可能呢？

怎么不可能，让你调回来，你 just 是不肯。女人说。

你听我说，真的不可能，人家还是个姑娘呢。男人一急，坐起来了。

人家，人家，看把你疼的。

男人知道不能不说了。

男人在河对岸的那个小村子教书。女人也去过男人的学校，三个教师，二男一女，男人算是那里的负责人吧。另一个男的三十几岁，脸白白净净的，听说是从城里来支教的。女的二十多岁，团团脸，细眉细眼，有说有笑的。男人下午就要回家时，那个男同事找来了，求他帮个忙。他说那当然好啊，你是支教来的，有了难处我当然得帮。男同事吞吞吐吐说了件事。男人终于听明白了，脸渐渐沉下来，怎么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们居然在他眼皮底下做出了这种事，可他竟然不知道，竟然还蒙在鼓里。

你怎么说，你答应了？女人急了，也坐了起来。

男人嗯了一声。

女人两个拳头在男人身上砸了几下，你这闷人，真傻！男人摇摇头，虽说他做下了糊涂事，可毕竟是支教来的，我得帮他。女人说，他做下了好事，倒让你担责任，你这究竟为了个啥呀。男人叹了口气，他是来支教的，听说回去了就能评职称提工资，要是去了医院，名声就坏了，怕是前途也没了。女人又砸了他一拳头，那你呢，你就不怕坏了名声？男人说，我不怕，身正不怕影斜。女人哼了一声，身正？你就这么肯定自己身正？说不准是你干的呢，要不你有这么积极？男人又摇了摇头，看你，我能吗？

你就陪着那不要脸的去医院？女人说。

都三个月了，再不去就晚了。

她跟着你去了？

能不去吗，都火烧眉毛了。

做了？

做了。

再也不想问这烂事了，睡吧睡吧。女人狠狠地躺下了。

第二天是个很好的日子。

男人醒来时，太阳已升得老高。满窗子的阳光。

身边早空了，坐起身看看，女人在院子里呢，在那棵杏树下吭哧吭哧地洗衣服。男人穿了衣服，也出了院子，站到了女人身边。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男人发现女人的眼睛有点肿，里面游移着血丝。男人说，这么早就忙乎上了？女人没吭声，继续搓洗衣服，一双手沾满了洁白的泡沫。女人说，这还早？太阳都晒到屁股上了。男人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蹲下来，我来吧，你歇会儿。女人仍然固执地坐在那里，头也不抬地洗。盆子里有搓好的衣服，男人想了想，站起身帮着晾晒。

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筛下点点光斑，有几点落在女人身上，铜钱一般大，圆润而温暖。它们游移在女人的肩头，腰背，女人动一下，那光

斑竟也动一下，男人看着看着竟然被感动了，手伸了伸，似乎是想要捧起它们，捧起来细细看看或者抚摸一下。女人看了男人一眼，摇摇头，好像是猜到了他在想什么，半天说，真是个书呆子。男人挠着头笑了。女人没笑，一张脸平静如水。

男人想说什么，终于什么也没有说。

女人终于把衣服都洗完了，站起身，一件一件仔细晾好了，站着看了一会儿，扭过身对男人说，你该走了。

男人一怔，你让我走？家里不要我了？

女人点点头。

男人说，不是告诉你了吗，就算她有错，我也得帮帮她。

女人没吭声。

男人接着说，你真的不要我了？

女人忽然扑哧一声笑了，呆子，真是个书呆子。

男人听出了什么，也笑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要我。

说着将女人抱起来，绕着转了一圈。女人咯咯咯地笑着，忽然说，轻点，轻点，不知道我有了吗？男人又一怔，忽然沉下脸来，有了？你怎么不早说？这么大的事竟然瞒着我？女人说，还不是让你给气糊涂了嘛，本来是要告诉你的，你有儿子了。男人说，儿子，你敢肯定是儿子？女人笑笑，反正不是儿子，就是女儿。男人说，儿子女儿都一样，我都喜欢。女人说，快放下我，有点晕。男人这才感到女人还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亲了她一下，轻轻把女人放下了。

男人又蹲下来，脸贴着女人的小腹听。

男人就像个孩子。

女人抚了抚男人的头发，说，你就是性急，现在怎么能听到呢？才只是一个小芽芽。男人依然脸贴着她的小腹，那就让小芽芽快长，我等不及了。女人说，等生下来，你就不会这么轻松了，有你操劳的时

候。男人摇摇头，我才不怕呢，我还怕儿子让我操劳吗？女人说，美得你，好像你都抱上了。男人喃喃地说，那是，我现在就想亲他，抱他。说话时，男人又看到了女人身上的光斑。男人就把手抚上去，男人说，你就是我日子里的这点光斑。

又犯傻了。女人笑了笑。

男人也笑了笑，一脸阳光。

女人看着他，又说，你真的该走了。

男人一愣，你，你让我去哪儿？

去看看她吧。

看谁？男人有些不解。

别跟我装糊涂了，她不是还在医院里吗？

男人脸红了一下，不，我不去，我想多陪你一会儿。

去吧，我不怪你。

那，那我就去看一眼吧。

女人笑了笑。

男人推着车要走。女人又叫住了他，回来，你回来。男人回过头，看着女人，男人以为女人反悔了。女人却说，看什么看，给你。男人说，什么？女人说，钱，你把这点钱拿上。男人惊讶地望着女人。女人说，愣什么愣，给她买点东西，补一补身子，总归是小产了嘛。男人老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那是他挣的稿费，也不多，几十块。他让她零花，谁想，女人却没舍得动。

女人说，我也要坐月子了，知道这事都不容易。

男人点了点头，接过了那点钱。

女人说，早点回来啊。

男人哦了一声，又回过头看了女人一眼，男人觉得女人身上的那点光斑越发地温暖、光亮了。

奶 香

香妹的奶水也真是好，好得简直没的说，产后第二天居然就下了奶。奶子呢，胀得大香瓜似的，都看得到表皮下细细的血管了，还疼，忍不住就想挤，拇指和食指撮着奶头轻轻一挤，奶汁就喷泉似的溢出来了，散着一股淡淡的香味，满屋子都闻得到。奶质也好得没的说，稠嘟嘟的，奶点子掉在地上竟然不碎。

男人看了自然高兴。

男人在城里做工，香妹临产的前一天回来的。男人给他们的女儿取名叫小树叶。

看着香妹泉眼般旺盛的奶水，男人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说我们老板的二奶也生了。香妹眉头一皱，二奶？你们老板还有二奶？男人说，能没有吗，如今的有钱人都很会活。又说，那女人怕坏了体形，做了剖腹产，生下了也不给孩子吃奶，听说是怕奶子下垂了。香妹眼睁得多大，这样啊。男人点点头，我们老板也没办法，只得给孩子雇了个奶妈，可这奶妈奶质不好，他想换一个。香妹摇摇头，自己的孩子都不奶，让谁奶呀？

男人在家待了没几天，就走了。是香妹催他走的，香妹怕他丢了饭碗。

香妹出了月子没几天，男人又回来了。

看着小树叶奶得那么好看，男人抱了又抱，亲了又亲。香妹当然高兴，问公司这几天忙不。男人说，忙倒是忙，不过老板知道咱们有了宝贝女儿，让我回来看看。香妹说，看不出你们老板还挺关心人的。男人

怔了一怔，那是那是。香妹就觉出了什么，问说你是不是心里有事。男人摇摇头，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啊。香妹有点不高兴，你这样子还是我男人吗。男人知道瞒不过，只得说了实话，说我们老板知道你的奶水好着呢。

香妹说，你什么意思，说明白点。

男人笑笑，还是不说了吧。

香妹说，我是你媳妇，有话还不能跟我说？

男人迟疑了一下说，我们老板想把孩子抱来，让你奶。

香妹半天没吭声。

男人说，我知道你顾不过来，要不我给他回个话，就说这事先搁一搁。说罢一眼一眼地瞟香妹。香妹想了想说，你在人家公司，让他来吧。男人摸着后脖颈说，怕你吃不消，不如推了吧。香妹说，让他来吧，反正我的奶水小树叶也吃不完。

男人当下给老板打了个电话。放了电话，男人满脸喜色地说，我们老板明天就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小树叶睡醒后要吃奶，拱了半天却是一点都没吃上，就天翻地覆地闹起来。香妹心疼了，说夜里还好好好的，怎就没奶了？男人自然也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能没了奶呢？偏偏这时候，老板来了电话，说他们已经动身了，两个小时后就到。香妹忽然记起了什么，说，你快去买只炖猪蹄，听说吃猪蹄能下奶。

男人就十万火急地骑上摩托车去了镇里。

半个小时后，男人带回了几只炖得香喷喷的猪蹄。怕猪蹄凉了，男人把它们用塑料袋裹了个严严实实，拿出来时还冒着热气。香妹一口气啃了大半个猪蹄，盼着吃过了就能下奶。男人说，都吃了吧，怎么不吃了。香妹说，油腻腻的，怎么吃得下。再说，吃多了也会压了奶水。男人摇摇头，这会儿不是一点都没有吗？香妹说，哪会有那么快？男人心

里急得很，担心老板突然进了门，那他就不好交代了。

两个人正急着，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。男人早跑出去了，出去一看，果然是老板的车。一辆黑色的奥迪。男人看了一眼更急了，连老板的二奶都来了。香妹抱着小树叶，小树叶本来哭着闹着，这会儿却安静下来了，眼黑黑地看着那个女人怀里的孩子。男人忙着让坐，老板却不坐，那个女人也不坐。香妹觉得他们都看着自己的胸，脸腾地就红了。

小树叶忽然又闹了起来，小脚一蹬一蹬的，把被子都踢开了。

她饿了，你喂她奶呀。那个女人说。

香妹只得把早晨突然没了奶的事说了。

老板看了男人一眼，摇了摇头。

男人说，她奶水好着呢，一会儿就会来的。

小树叶还在闹，小手一扬一扬的，尖厉地哭叫着，嗓子都快哭岔了。香妹怎么也哄不住，急得也快哭了。男人脸涨得通红，一眼一眼地看着老板，害怕他问些什么。

那个女人盯着香妹，终于出了声，看这样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了吧？香妹说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们来了，反而没了奶。老板摇了摇头，那你们忙吧，等有了奶再说。

那个女人就抱着孩子出门。

男人说，还是留下吧，一会儿就有了。

老板摇摇头，你怎么知道一会儿就有了呢？

男人说，香妹的奶水好，这我知道。

老板说，我也知道你媳妇奶水好，可这会儿不是没了嘛。

男人不知说什么了，就跟在老板后面，把他们送出了门，送上了车。老板就要关车门时，男人说，真不好意思经理，我想办法尽快下奶。老板说，奶子又没长你身上，这不是你能办得了的事。

老板和那个女人走了也没多久，香妹忽然觉得奶子胀得厉害，撮着奶头轻轻一挤，奶汁就滋出来了。

男人脸上又有了笑，赶紧掏出手机给老板拨电话，电话是拨通了，老板却不接。一连拨了几次，都没反应。男人看着香妹说，怎么回事，我们老板怎么不接电话？香妹说，他们在路上，也许听不到呢。男人说，不会的，他肯定生气了。他要生了气，我的工作就有问题了。香妹说，他就这么小气？男人说，他肯定以为我在耍他呢，唉，你这奶子也真不争气。

香妹就有些生气，不再答理他了。

小两口僵持了一天。到了晚上，香妹陪着笑说，明天你去上班吧，去跟你们老板解释一下，他不要你的话，你就还是公司的职员。男人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，说，好吧，明天我就走。香妹忽然又觉得奶子胀了，就悄悄对男人说，吃口吧，吃了明天好去上班。男人笑了，推搡着，还是吃了一口，又吃了一口。

男人睡着了，呼噜打得山响。香妹却睡不着，老想着白天的事，半夜里听得小树叶动，又奶了一次，还是睡不着，就那么眼睁睁看着窗户发了白，记起男人还要进城上班，就把他叫醒了。男人不想走这么早，说是坐下趟车吧，翻了个身又睡。香妹心里怅怅的，看到小树叶在动，又去喂奶，却发现没一点奶水了。小树叶就又闹开了。男人再睡不着，问怎么回事，磨蹭着起了床。香妹想说什么，终于还是没说，笑笑，说小东西可能是闹睡呢。男人哦了一声，泡了包面吃了就走了。

香妹看着他出了门，不知道奶水什么时候才能来。